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九十二
至九十四



13
849
196



門 4 3
號 849
本 19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奏議第二

唐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嘗卿事

開成二年二月太嘗博士丘濡奏祠祭圭玉請依禮

文詔令有司詳定起等議曰伏以邦國之禮祀為大

事圭璧之儀經有前規臣等謹案周禮天地四方以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
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噐皆禮神之
玉也又云以禋祀昊天上帝鄭玄注云禋之言煙也
或有玉幣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今與開元禮儀同
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天府掌國之玉鎮大寶噐
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所以梁朝崔
靈恩三禮義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
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
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嘗用守經

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
造蒼璧等九噐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嘗制
所異國禮可久之文守而不失周官已墜之典舉而
更新制可三年二月起與太嘗少卿裴泰章太嘗少
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嘗博士崔立等狀
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
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
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嘗寺
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
同光武爲總立一堂群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遙遷

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赦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宐與隱太子列次同爲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爲七太子廟又准大曆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爲姪以姪祔叔享獻得宐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四年四月又奏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下太嘗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

廟祠不涉正統旣非昭穆禋祫所及無子孫饗獻之儀親盡則踈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旣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傳廢則讓帝之廟不宐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公情定禮實議叶宐從之

杜宣猷爲監察使開成四年正月奏伏准開元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後有大祠宐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尙書賓客御史大夫攝祭行事者伏以

郊祀蒸嘗國家大典肅將明命合差重官苟異於斯則爲瀆祭臣伏見近日大祠差王府官攝太尉行事人輕位散不足交神昧陛下恭潔之誠阻百靈正直之福事有不便實資改更臣請起今春季以後祠祀南郊薦獻太清宮宰臣行事外其餘大祠攝太尉司徒司空伏請差六尚書左右丞列曹侍郎諸三品以上清望官充其中祠小祠官員不足卽任差王府官充臣職監祠事不敢因循從之

李德裕武宗時爲宰相會昌元年三月與陳夷行崔琪李紳等奏請尊憲宗曰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訪宰臣欲褒稱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祖宗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感嘆臣等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威明禮樂之備具過於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之朝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室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室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安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以奏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爲太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疆侯締

交隲憚甚衆貢獻不入刑政自出苞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城在王圻之內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矣常臯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棋或陸梁弄兵同于拒轍憲宗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李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矣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

報乎臣伏見元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廟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之在江左亦能纂續此乃主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又周宣王微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能任賢使能致周室

中興也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也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宗周宣之美矣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也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王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彰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下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叅議帝荅曰所論至好

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與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顛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精誠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祭典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嘗卿等官所奠稍重其事以申嚴敬

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簡儀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

二年正月四日太嘗禮院奏准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瑛攝太尉行事今授誓誠及有司徒司空臣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准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只稱崇飾舊壇務于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日臣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

伏以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况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嘗憂稼穡每念蒸黎臣等合副聖心
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二年禮官狀云從水旱兵荒品
秩不過列宿今若五星悉是從祭日月猶在中祀竊
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爲
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案後魏王鈞志非辰第
二星盛而嘗明者爲元星露寢大帝嘗居始由道而
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秘
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茲說卽吳天上帝也天一
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命而有嘗則陰騭

序大運與太一掌十者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
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興外又非斗有權衡
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
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云天神貴
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
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祠則太一無宐降祀稍
重其事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位
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
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也以劉向之博通
尚難於改作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惜於祀典欲

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嘗卿學官同詳定庶
獲明據從之簡較僕射太嘗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
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
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
禮庶群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
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
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
寢軫懷爰命台臣緝典墜典伏准九宮所稱之神則
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
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

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
星天内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
天衡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
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
其卦離其行火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
卦乾其行金其方玄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行金
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
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
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
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

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繫賴於敷佑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尙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二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及開元禮行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秦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仲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嘗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

禮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太祀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准前勅稱爲太祠唯御署祝文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昭告文義以爲植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是爲太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旣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旣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旣異其司存致祝必參

手等列求之折衷宐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此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准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三年正月又奏奉宣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於京城內置廟者臣等伏據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又帝彫五經精義對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于史籍恐乖聖政伏以朱雀門及至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

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甚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至朱雀門綠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龔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貴補聰明從之

鄭路爲太嘗博士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

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並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嘗
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卽載主而
行至今因循尙未修建望令尙書集公卿及禮官詳
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折大
寺林木修建既是宗室宮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
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宐六年三月路與禮官等奏
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
拆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宐
令禮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同議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穆皇后高宗天

三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宐遷
諸太廟祔于興聖廟祫禘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
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
座前件神主旣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學
官等同商議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
閒之地叅酌事理庶叶從宐太嘗博士段環等三十
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
嚴旣曰薦誠則宐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
所由但緣卜筮之祔旣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

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兩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祫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室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祫練作

主又戴聖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所載之主也究其始終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爲欲收舊主既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宐

藏瘞或就塗於塹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萬代嘗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環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列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安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議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祭議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武受命始於都豐成王相宅又卜于維蒸祭歲于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維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兩宅闢九衢而立宮

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爲京師旣嚴帝宅
難虛神位若無祖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
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宐存
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
云七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
所尊嘗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
太廟九室皆虛旣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牘禮意
因得盡而論之所以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
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
新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云唯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者漢帝玄成議廢郡國
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三宅旣不並居二廟豈宐偕
附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旣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
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
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
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
於斯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
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
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以爲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

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于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
六主請待東都脩建太廟畢具禮迎置于西夾室闕
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
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以爲東都太廟既廢
不可復脩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
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附主並依典
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同臣與公卿
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脩主不可瘞卽與臣等議狀
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
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

之中伏以六神位有不祀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
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
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
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
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
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
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
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
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謹案詩書二經及漢朝正
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

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雖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嘗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郤而議曰中宗立廟于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不易者蓋綠嘗所尊奉不可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

謹案定開元六典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夫取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遷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

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雒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爲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祀之地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雒復立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二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別宐各擇日載於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日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光也前以非

時不造王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詔曰古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例以全臣子思敬之義庶叶大順之宐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紜立群疑之的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宐令尙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鄭涯與衆官等奏議曰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大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

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搜史氏叶於通變允謂得宓臣等商量請從禮官所議從之

朱儁爲太嘗禮院修撰官會昌六年四月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常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絲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儁狀稱禮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

任疇爲太嘗博士會昌六年五月上言去月禘禮當時五室列於雒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旣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神之所無二故廢重作桑主廢桑作粟主旣事理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郿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爲築發

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
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
一十四邑唯郟一邑稱築其二十三皆有宗廟先君
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
之何以在太微宮所藏之所且捨故取新前已列矣
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墉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
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所以瘞之夫主
瘞於當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
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
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合廟爲

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
徵失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擬議亦孰敢獻酬
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
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
拱而寧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
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
有合立之禮不可一一革也今雒都之制上曰宮殿
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斯
後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
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宐然或以馬融李冉二人稱寢

無傷於僭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冉可法於
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無日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
四十年間唯郕一邑稱築於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
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
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
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
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令二經變禮從時則須俟
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
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

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
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維立廟今東都不
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
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
曰當七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
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
祀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
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
行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王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遷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明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口異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

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以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代所以懃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唯載一時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

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
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
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
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
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則須有主主旣
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
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
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居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唯載新
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

時廵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
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
則爲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披經若無
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
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
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
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
之爲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賢
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
氏傳曰能順考古道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

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彼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
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
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
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
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可別立廟宇記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
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若聖曆神龍之
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
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

廟室維新卽須有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如議修
復以候時廵則時廵唯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
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
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進主合載一主行皆
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
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洩治以忠獲罪
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
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
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自是無妨此
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

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機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卽位竟遷太微神主祔東都太廟鄭涯爲尙書左丞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卽位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

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也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也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旣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又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亦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以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宗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案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以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遵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有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

同廟故也又案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尙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別爲三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總六七年武宗甫還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嘗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嘗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爲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曠視與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

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
今備討古今參按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
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之制禮
存合祀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
聖祖澹然嘗在乃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宏展事生
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宏改用卯時者
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
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於夾室宜
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既不申禮則無禘祫之文又
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

必設今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可不營汎以論之
其義斯勝盛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其各有宗廟之
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摧詩曰其繩則直縮
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
清廟肅雍顯相維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維
之廟也書曰成王既都維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又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
郊豈有無廟而可蒸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
廟也逮丁後漢卜維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維
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

安行十七日享德明興聖廟得廟直侯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等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卽相知聞奏爾後伏簡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至奪倫不卽陳奏尙爲苟且罪不容誅仍勅修撰朱儔簡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

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接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祫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卽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爲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臣准貞元十九年所祫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饗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

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致李潼簡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儔博士關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以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疇伏乞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陳商爲禮部侍郎會昌六年六月詔遣東都備法駕迎太微宮木主歸祔太廟初神龍中取武氏廟爲太祖自太祖以下神主皆祔焉祿山入雒以廟爲馬廄有木主遂散他處協律郎嚴郢奉之以聞詔歸于廟及思明入雒又亡之後留守盧正已得于他所寄于太微宮至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叅奏之朝廷下議百寮紛然不一禮儀使顏真卿奏請歸祔詔許之臨幸而止會昌五年河南尹李石因太微宮摧毀奏以廢弘敬寺爲以其木主廢置未詳闕白宰執中書奏請下公卿議之商議曰今日五日勅再議東都太廟

神主廢置今臣等議者伏以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詩美文王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維誥曰周公徃營成周十二月戊辰成王蒸祭入太室裸徵之周氏文王有廟於豐成王有廟於維卽二都得置宗廟之顯據也然兩置神主曖昧無文旣闕明徵難可臆斷臣愚輒斟酌前代以言之夫宗廟以安神神必依主故喪禮始以重爲主旣虞卽以桑爲主旣禘卽以松栗爲主神明之道不可一日無主蒸嘗之本不可一日無神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

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夫煩則不敬所求惟精雖神之所適無方而神之所依惟一求之未當神亦不歆孔聖之言蓋有深旨今東都之主修之則非神所憑存之則無典可祭嚴祀之道豈其爾乎稽諸異同考以經禮二都有宗廟於古無嫌東西有神主於理無據國家承乾開統爰法唐虞制度等威實尊文武况東京宮廟中宗玄宗所奉又是國家之別都巡幸之時展敬有在是同周室豐維各得建置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得廢也若添修神主方著葵章旣無姬漢遺文且乖禘祫之典是同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義

以臣愚見恐不可置也今議者或引周氏藏先公先王之主於后稷文武之廟禘嘗之時以祭薦者此是周家祧廟之主親盡而遷准禮須存以備五年再殷一禘一祫者也今國家上都主祐昭穆具存親盡已祧之主藏於祖之廟舊矣與周家之制無異鞏雒之主雖存又須崇飾以之禘祫則無文以之禴嘗則非禮存而不論則又非敬臣以東都宗廟宐如聖旨使留守李石充使增修其廟中神主不當立宐依祔栗主廢虞主之例公羊云虞主瘞之殿兩楹之間爲非人所踐蹋又云瘞之廟北方者陰陽無事主亦無事

今請瘞藏之雒廟北墉下若相宅成周自可奉迎京師之主以行若歲巡時邁自依三公攝祭庶不遺承襲之典時武宗不用此議勅令迎祔之輅車法駕並至雒下尋遇國事而止至是帝乃行之兩都太廟自此始也

孫簡爲吏部尙書會昌六年九月太嘗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朝廷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皆有功臣配享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平河朔武功英畧赫耀中興啟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遣尙

書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定聞奏簡與衆官上議曰伏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筭恢復四方始者旣戮惠琳連誅關錡睿求良輔果集大勲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勲以顯丕績臣等伏思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忠公道施康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悉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要領俄登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裒師道承宗

効順劉聰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根本宇內無曠悍之俗元和爲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卽祇配聖德光揚大勲詳考功行無先於度詔曰朕以憲宗皇帝道叶中典威加寰海開啟聖意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著在國史時無比倫宐以杜黃裳裴度同配享禮又詔曰論功配食文武宐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黃裳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項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按其二人功孰爲重宐

令尚書省議奏簡等又上議曰伏以蜀蔡之功實皆
超卓勲力雖等艱危則殊高崇文憲宗御宇之初朝
廷討叛之始雷霆赫物力方全劉闢起參佐而爲
克魁行惡者勢同烏合崇文統百萬而命群師起行
者理足鷹揚所以嚴道雖深劍門不能恃其固汚俗
未久乃州莫與結其思大勲誠集於忠勞作孽本無
其根據此崇文所以不辱專征之寄克成定蜀之勲
至于李愬之所立適當伐蔡累年旁有苞荒數鎮元
齊襲父業而成邪計克黨皆爲其致命同惡懼齒寒
而爲陰援軍須必從以有資是故垓窟益深毒爛不

誅愬於此時獨能善貸行權竄謀沉斷跳驅間道乘
凌堅壁不俟拔幟而坐失金湯未暇請纓而已纍俘
虜斯實軍鋒之冠萬夫之將由是言之伐蜀當專征
之始衆銳且同於楚金攻蔡承連兵之餘群疑頗同
於魯縞及成功而雖一在出奇而尤高昔光武比耿
弇於韓信優之獨收勅寇今陛下令臣等校崇文與
李愬之功迥出等夷儻聖慈以格言所著德音有隣
武功之中功皆難掩則愬居第一崇文次之庶盡公
言上符詔旨勅旨並令同醜食憲宗廟廷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堂禮部三十一

奏議第二十一

唐楊發為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

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夔無其文周加太王
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得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
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
武中興都雒陽遣大司馬臣鄧禹入闕奉高祖已下
十一帝后神主祔雒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
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
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何以覆視
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
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
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太后之號備

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
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
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
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祔別
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
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大字卽穆宗
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職
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
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
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

言臣謹按國朝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伍月備法駕於長安通於義理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簡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竑但告新謚於廟止其改造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太嘗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太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帝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

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竑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意爲是令狐綯爲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太嘗禮院奏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令式合立私廟祔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於京城內置者但准舊於所居處置廟卽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若令依舊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處置廟兼恐十年間私廟漸逼於

宮牆齊人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與便公私今請
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
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
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
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
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
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
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
一埒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
并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為定制其
享獻之禮除依舊禮使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特新
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從之

李景儉為御史大夫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
卒輟朝三日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
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列
所無縱有亦不可純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
凡人情於外族則浮於宗屬則薄於先王制禮割愛
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
親伯叔弟兄即服齊縗周年所以踈於外而密於內
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鄭光輟朝日數

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并降有差恩禮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牛叢爲太嘗卿中和元年四月僖宗在成都府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叢與儒者同議共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奉幣帛皮珪以出載

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文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嘗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

架屋幕爲十一室義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爲止之可也

殷盈孫爲太嘗博士光啟三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官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禮例脩奉者禮院獻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廟哭歷簡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帝旣

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切循故事以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申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祐迫以蒼黃伏以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廻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敕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勅曰朕以涼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

震驚蒸嘗廢闕敬承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為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方虛須資變禮切以至德二年以新脩太廟未成具新造神王權於長慶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候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克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克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

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
其三太后廟卽於少府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
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
以王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王后者孝明太皇太后
鄭氏宣宗之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貞獻皇
太后常氏文宗之母三后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一年五饗及三年一禘
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
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
祔饗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

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廟
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
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切究事體
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
姑之下乃皇后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
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棄世肅宗在位元獻棄世玄
宗在位昭德棄世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
故創立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饗
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
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

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
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
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
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
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
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
通五年作神主合祔獻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
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爲
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
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并享太廟一不可也曲

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嘗侍奉別廟
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
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謚太皇
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太皇太
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卽與所
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同
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入
太廟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
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
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

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
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禘合祭也合猶
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置於別廟
爲宐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
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太饗
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
斷也或曰三廟故禘祫于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
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
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
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誤也三太

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
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
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宐錯失宰相孔綿曰博
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近
不可遽改且依行之于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
禮者訊其大謬

薛昭緯爲禮部員外郎光啟三年四月將行禘祭有
司引舊儀禘德明與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先祔
與聖德明廟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
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

非創業義止追封具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
可依晉帝泓屋朽乃以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
省會議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宐過猶不及祀有
嘗典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推諸歷代
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
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
至二漢則可明徵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於興聖本
非經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
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不為憲章之
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宐祀

理當毀廢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
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
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宐立也尊太祖
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
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
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宐致
天災炳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宰禮院狀所引至德
二年克復後不治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帝泓屋朽
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與聖等四室請依
禮院之議奉勅依典禮付所司

梁末帝貞明中諸王納妃公主下降皆宮殿門廷行
揖讓之禮物議非之太嘗少卿馬縞上疏曰臣聞詩
美何穠傳稱築館將就肅雍之德必分內外之規故
曰主王姬者自公門出舊禮以几筵告於宗廟以候
迎者故於廟之外朝門築館得禮之正也昔漢賈誼
上書云古者見君之乘車必下見君之几杖必起入
正門必趨又孟子云朝廷不越位而與人言不踰階
而相揖孔丘過位色勃遽瑗望闕趨風近亦有僕射
與員外郎共列謝官班次蓋以公器不私尊無二上
亦得禮之正也臣竊以入正門必趨不踰階相揖著

於前史實有舊文則豈可臣下而於宮殿門庭行賓
主揖讓之儀使華夏觀禮之人惑於非據言動必書
之史疑爽彞倫臣雖處典司寧分禮道以其所見恐
未合宐伏乞宣付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太嘗禮院奏准制尚書令
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簡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判
冊之命宐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凝封楚王例施行秦
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特車一乘并本品鹵簿
鼓吹如儀從之

是月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官每年五薦獻其南郊

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
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
事從之

四月太嘗禮院奏准制以次月十三日行皇后册命
令簡詳臨軒命使册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
儀受册後合別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
鼓吹儀仗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册皇后
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
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袞冕降迎於門恐禮太重今詳
酌請其日嘗服御內殿皇后首飾禕衣尚儀引入至
殿升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嘗儀從之

六月太嘗禮院奏國家在鄴都興建之時於北京已
置宗廟自六龍都雒却復本朝宗祧詳求典禮無二
廟之文其北京廟據禮徹去遂下尚書省議其可否
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官室之制宗廟爲
先陛下卜雒居尊開基御宇龍樓鳳輦式當表正之
初玉葉金枝悉在股肱之列事當師古神必依人非
京先制之宗廟不宐並設竊以每年朝享固有嘗儀
時日旣同神何所據嘗聞近例禮有從權如神主已
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乃爲嘗制昔桓

公之廟二主靡有所從由是古者師行亦從遷于廟
王昔天后之崇鞏維悉謂非宜漢皇之變豐滕終無
所設而况本廟故事禮院具明且維邑舊都嵩丘正
位當定昴測圭之地乃居衝處要之方今則皇命承
天握圖纂祀九州是務四海爲家豈宜遠官闕之居
建祖宗之廟事虧可久理屈從長非京宗廟請停從
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人每年太微宮五薦
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太廟時祭
獨遣寮庶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自此後太
廟祀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禮
得服袞冕劔珮衣九章今皇太子與聖官使繼笈雖
未封建官是簡較太尉合准一品婚禮施行其如准
禮婦人從夫之爵亦准一品命婦至行親迎之日太
嘗鹵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博髻綸翟
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
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與聖宮使乘輅車鹵簿鼓吹前
導至女氏之門以結綵車御輪交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徇至
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
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饗神祇不可
以廢祀宐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
禮畢應宗廟使樂及郡祀並准舊施行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莊宗皇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
太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
皇帝室復下百寮集議於尚書省禮部尚書蕭頊等
奏議曰歷代故事沿革不同蓋就所宐期於合禮事
雖稽古理亦從長七廟之致享斯存萬世之承基靡

絕禮分遠近事寃否藏懿祖既遠於昭宗創業又非
於已力壽諸列聖可議祧遷皇帝陛下道繼百王德
符三代撥禍亂於艱難之際救蒼生於交喪之秋方
啟洪圖是崇宗祧爲四方之准的稱萬國之炤臨中
書所定祧遷於議爲允請下所司施行從之

十月左散騎嘗侍姚顛奏曰明王御宇哲後垂衣必
崇郊薦之儀以表君臨之道伏自陛下興隆寶祚展
禮群神每祈福以爲人必差官而行事先七日受誓
戒於南省后三日各致齋於本司必在精誠以感靈
貺臣伏見南郊壇壇之側及諸祠壇並無宿齋之所

請下所司量事修建屋宇俾嚴祇事允屬聖朝
是年中書舍人馬縉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
規損益所安徵求可見伏惟陛下俯徇群願入繼丕
基率士推誠遐方向化臣是以竊規舊典敢有上聞
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
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
後自安帝已下亦皆退考前修追崇先代四時禮祀
陳豐潔於豆登多士駿奔認等差於藻稅伏以陛下
奄有四海爲大下君雖繼統承祧無忘日慎而敦本
崇往尚鬱時思伏乞以兩漢舊事別立宗廟於便路

屢霜露以陳誠薦馨香而盡敬禮於是在誰曰不然
詔下南宮集百寮定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議曰伏見
方冊所載聖繫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宏新秦說之制
伏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合等旻秉恭儉罔怠
之規再康寰宇安臻至化難抑時思馬縉儒學優深
禮法明練所奏果符於睿旨載詳固叶於典經臣等
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則乞發自宸衷特降
制命

二年春宰臣鄭珪等上言曰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睿
慈俯詢輿議尊歷朝之正典允多士之虔祈廣溥天

孝治之風慰萬國仁親之道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莫不慎固遠圖凝思往事敬宗尊祖追養存誠廣殊號於園陵展異儀於璽紱春秋殷薦霜露永懷又聞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冀聖慈猥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御札報曰朕猥承基構實賴祖宗將申報本之儀嘗切奉先之志爰崇祀典思固遠圖冥上答於劬勞度永資于孝理卿等咸堅輔弼共副咨詢徵兩漢之舊規弘三皇之故事乃飛章而定議請

薦號以尊名兼廣園陵仍增兵衛載覽矢謨之意備觀順美之誠感歎良深嘉愧無已宐依上表施行詔禮院定其儀制太嘗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嘗定謚議刑部侍郎權判太嘗卿馬縉復議曰伏准兩漢舊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德故事具有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亦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據

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
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
故事便述尊名詔右僕射李琪集百寮議曰伏以別
制四廟徵漢室以定儀崇上尊各詳謚法以取證伏
觀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伏惟陛
下應運開祥體乾覆物繼紹之德咸頌聖於鴻圖孝
思之心乃垂光於帝範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
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帝手詔報曰朕聞開國
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
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蒸嘗將崇追

遠之文以示化民之道馬縞秉持古學歷覽群書授
兩漢之舊儀雖明按據考百王之立制未盡變通且
議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辭
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則不可加帝五帝
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爾後纂業承
基之主握乾應用之君洎至我唐不易斯議至若玄
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
于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
于渺躬借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又如堯
威舜韶夏松殷栢隨時變禮厥理斯存縞則以徵事

上言深觀動靜朕則以奉先爲切慮致因循須定一塗以安四廟可特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而奏曰臣聞德教重于日新禮經不自天降故歷代之有損有益隨時之可止可行且華蟲象袞之規三皇未備雲鳥紀官之制五帝皆殊考其言而既出舊章窮其理而便爲故實恭惟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將以觀盛德于七代展明祀於十倫一時而儻墜斯文千載而永爲闕典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

時復依何代故事是以理閑凝滯未日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君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尙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卽地遠上都定廚孝享之儀徒有尊崇之稱伏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京都制度斯在况陛下入清內難光闡帝圖德澤廣浹於華夷廟享猶虧於祖禰若宮廟須成于遠塞則蒸嘗慮闕于孝思今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帝號兼請于維京選地立廟中旨令就應州舊宅立廟餘依

四月左散騎嘗侍李光憲上言曰臣聞國之重事惟祀與戎四時薦享之儀合以敬恭備禮每祭三公具列御史監臨行事群官皆宿壇廟或屋宇不庇風雨或止泊投寄村園無戶牖以防虞無薦席以藉地苟傷棲旅難責精虔禮或不周福將安望乞令量事添置庶保肅恭疏下所司竟不行

三年十一月中書奏舊制凡降冊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持節之儀尙闕臨軒之禮今後有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與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者禮備受之者感深寧惟轉耀于皇

猷實亦永標于青史從之

是月太嘗定唐少帝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曰謹按禮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太尉率百寮奉謚冊告天於圓丘廼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以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廟申寃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

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
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令奉薦
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嘗侍蕭用
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宐令曹州城內選地起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嘗寺定少帝謚昭光
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年昭宣
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於僞室立新
廟于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年之耻先皇帝初定中
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
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

歌之奏生曾爲帝享乃承祧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
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于理而論祧一
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卽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
且居別廟卽欲不言景宗祧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
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嘗從行詔勅皆不廻
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
爲宗字勅皆可之議者以毀廟之主恩遠屬絕名不
可諱且昭宣上去玄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也
六月國子博士田敏上言曰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
之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國是遵百王所重

是以肅雍清廟禋祀玄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臨將置齋則仲尼所慎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壘陳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起屋宇詔下有司竟不行

八月大理正路航奏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久曠時祭國之二柄文武之宗請復嘗祀從之九月大嘗博士段頤奏臣聞國之大事惟有祀典竊見時祭遇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祀則諸寺卿監行事小祀則委大祝奉禮而已並不差官以臣芻蕘竊

謂不可今小祀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廟伏以奉命行事精虔宿齋儻偏見於朝官涉不虔於祠祀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宐依

十二月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宐不赴行香並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祀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爲

皇后時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行文字尋嘗祇呼皇后從之

九月太嘗禮院草定冊奏王儀注太嘗博士田顯奏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大臣其日受冊者服朝服從茅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出不載謁廟還茅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閣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詣殿庭立于高位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王院亦

無乘輅及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所專稟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廟庭者敬順之道也今冊命秦王當司欲准開元禮冊命儀注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出應天門外奉冊載於冊車王升輅謁太廟訖還理所如來儀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之主未毀之主並合食於太祖廟功臣配饗于太廟之庭

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爲始封之祖既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祀于前聖朝中興重脩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明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禘饗不及於太祖代祖亦已祧廟太祖東向之位則有違於禮意而沿革未聞今所司奉脩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尙書省集百寮商議戶部尙書韓彥輝署百寮議狀奏曰伏以三年禘而五年禘遂

通規祖有德而宗有功前王令範始封爲百代之主親盡從群廟之祧繇是昭穆罔差尊卑式敘標諸前典是謂格言我國家土德中興瑤圖再造旣展郊禋之禮爰崇禘祫之儀典冊畢陳孝思無極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累朝頌議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移聖祖神孫左昭右穆洎經兵革久廢蒸嘗蕪沒宮庭陸沉園寢迨天中興國祚重立宗枋議出一時制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不失舊物欲尊太祖之位將行

東向之儀爰命群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尊守歷代無虧今既行七廟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顏真卿立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於貞元則以爲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雅得其變禮之妄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敘列昭穆群寮聚議貴在酌中臣等謬列周行咸非傳識約其故事庶叶典章勅旨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田敏奏請依春秋藏水頌水之儀以

涓陰陽愆伏之沴勅旨藏水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儀廢於近代既朝臣之特舉按典禮以宣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宐依其桃弧棘矢以下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宐准往制任藏水國子博士田敏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覆奏尙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函有弔祭之恩群寮寢宮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不等君親之義無偏况卿士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謙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依此制賢等

歲日臣等以親君從親義於書典故事無質素有明

...向之後爰命朕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
聖訓與朕親臨前代禮制因循未改宜下憂亦於此歸尊室
上尊受亦父母存禮制因循未改宜下憂亦於此歸尊室
當無憚問之因高下之宜不若故時之義無所不備
疑服表下且憂於以大對於凶首年祭之恩無所不備
二季正凡中書門下要奏尚書諸官員長服以備禮
既獲辭除其前對亦宜並封備封燕水自元皇帝已
奏祭同奏禮羔車宜如其禮原棘天以干事以不
翁烈於此升禮臣之特舉對典斷以宜以田禮
節制禮於此升禮臣之特舉對典斷以宜以田禮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二

奏議第二十二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廟見饗七
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今明宗升祔
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
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

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宗於先達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只此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踈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新規將來升祔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忌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

父子俱懿於禮可乎將來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景皇帝豈可祧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上言太嘗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此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正殿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此例行之詔二日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

五月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嘗以明宗二十日祔廟太

尉宰臣攝緣馮道在假季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
今劉昫又奏臣判三司事繁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
司上言曰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愚大朝會入
閣宣召皆赴朝參今祈饗事大忌日屬私致齋日請
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

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申冊拜王公如在京
城所司備鹵簿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如在外鎮
正衙命使押冊赴本道行禮其車輅法物故事不出
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德鈞封北平王青
州房知益州東平王皆備禮冊命其合用車輅法物

在兵部太嘗太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禮後送納本司
從之

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聖德和武欽孝
皇帝忌群臣奉慰行香固有嘗禮伏以皇帝陛下初
遇忌辰不用嘗歲臣等商議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
不坐朝從之

三年二月太嘗禮院奏據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
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
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
差錯爲大功九月太嘗博上段顥稱自來給假無依

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爲親姨服小功今
令式服大功爲親舅服小功今服大功爲妻父母總
麻今服小功爲女聳爲外甥總麻今並服小功此五
條在令式與精義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爲復且依
令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制禮無降
減之名五服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
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繇恩制喪以禮
加太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總
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聖遵行已爲故事傳于
令式加至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爲錯謬况縞昔事本

朝累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
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
而有服或引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
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爲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是
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踈於猶子
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
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
爲是卽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室之文何止大
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勅下尙書省集百官議
尙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

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有一本內編在假寧令後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簡七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連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按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紊周公之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近規行編附新意稱制度且違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竝請依開元禮爲定如要給假却請下太嘗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一本編附令文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奏參議冊四

廟狀曰臣等據太嘗博士段顥議云夫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廣按禮經旁求故實通古今之理爲規式合天道人情爲楷模伏緣禮有隨時損益各異遂置議論多別禮出衆途今總歷代之宏規議新朝之定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云夏立五廟殷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上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却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

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尊周法議
 立七廟次便禪命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
 廟於長安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後
 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
 注云高祖以下至禘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為不
 遷之廟共為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
 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二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也又按尚書咸有一德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

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禘至高祖以上親盡
 故有四廟之禮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
 有德更立始祖即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
 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要後代子孫觀
 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
 論云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矣今顯
 等參詳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
 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簡錄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
 得其實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
 勅旨宐依者臣等今月八日於尚書省集百官詳議

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和平必先宗廟是以
孝爲教本所以弘愛敬而厚人倫禮乃民防蓋欲辨
尊卑而明法制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
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穆也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
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
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
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
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名矣至於三代已後魏
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於建國之始

不盈七廟之數也伏惟皇帝陛下大定寰區方興教
理旣先自家形國固當率土咸賓今欲請立自高祖
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恐於
講德論功有失靈源茂緒稟自中旨共謂得宜臣等
幸列明庭獲逢景運顯奉如綸之命共詳立廟之儀
雖竭討尋慙非該博有愧上塵聖鑒實慮未協宸衷
不免迂踈仍虞漏略又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臣前
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外請別
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
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

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共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

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閔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爲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

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變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人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

何之後不以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者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更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附麗之從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以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達覩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祖之

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已來有國之初多從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各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再與奪聞奏者又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百官詳

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嘗禮院議狀准立七廟四廟卽茲通其理其他所論竝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卽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云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卽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

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准勅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備引古今細詳沿革合前王之茂典是歷代之通規况國家禮樂刑名皆約唐典宗廟之制須據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臣等考詳典禮上奉聖明雖共竭於懇誠實倍慙於淺近從之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請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稱在此

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則不諱側聲若諱側聲字卽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傍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勅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闕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朝行

四月詳定院奏太嘗博士段頤進封事云臣竊見維京四面所有祠祭諸壇等自近年以來相次官員祭告不住芟薙掃除漸似低平久虧增飾今乞下太嘗

寺牒河南雒陽兩縣應有管係壇所方以農務未興之時各勒逐近量差三十人功添補脩泥須及元格尺丈高濶其齋宮慮有經費據難脩營稍候秋登亦望條理自然百虛允集萬福攸歸臣等叅詳大凡祀祭事在敬恭惟於齋壇最宜崇飾從之

四年六月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復於南未盈而沒太嘗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麾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今所司灋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有蝕之唯謹藏兵伏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書奏欲行禮從之

八月乙巳中書奏太嘗禮院定來歲長安公主出降儀大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圓方偏扇各十六行障三坐障二繖一大扇一團大扇二今車障傘扇是同光年皇后灋物欲雅飾牙使厭翟之車后以四馬權去二馬用之詔從其議

十一月禮官奉詔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朝會其畧曰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群臣在庭竊以九品分官隨

時有異或以卑高定分或以清濁爲資積習是嘗造
次難議請沿近禮依內宴列坐開元禮稱賀之後皇
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以待坐解劔履於
樂縣之西北竊以開元舊制長安廣庭故可以寃皇
儀而展帝容陳百辟而贊群后今京邑新造殿廡未
更若用前規慮爲隘狹議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黃
袍百寮具公服候朝堂弘敞卽舉舊儀二舞鼓吹熊
羆之案工師樂器等事繇久廢無次頗甚歲月之間
未可補備請且設九部之樂權用教坊伶人詔曰三
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其餘所議宜悉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
五室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堦中容二主廟
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祭
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
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
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
太宗與其后暨莊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
一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行饗禮閱帝莊
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脩製祔廟
及三后請定謚瀟從之

五年五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橫街之南及至餘官卽悉於崇元門內此蓋事因偶爾習以爲嘗又入閣禮畢之時群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伏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卽時直出惟此二者禮懋序失乞改正勅官爵之班卽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爲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並於崇元門外與諸官崇行異位一時列拜假滿橫行卽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

是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復請宰臣跪爐百官依嘗位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爲定制

二月太嘗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婚用駙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王之鞞加玄纁以代用馬函書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宜令答拜仍令鄭王重貴主其婚

姻其婚禮中外不賀餘依太嘗禮院所奏

少帝以天福七年卽位是年太嘗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靜祖肅祖睿祖憲祖今高祖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有司詳議廟制以高祖神堯皇帝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高祖神主請同唐高祖神主并祔從之

開運二年二月右輔闕盧燮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誠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時祭嶽瀆皆是本道觀察使親賫御降祝文詞所行禮唯中嶽頃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德俱高遂請少尹或

上廳賓席攝祭近歲多差文叅府掾習以爲嘗不雅有瀆於靈祇兼慮漸隳於祀典臣欲請河南尹却於華州兗州定州孟州觀察使例親行獻禮仍令本縣令讀祝文者勅曰盧燮請河南尹親及廟貌冀表精虔在禱山川誠爲重事且浩穰都邑豈可闕人今後祭中嶽宜令河南尹往彼行禮

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多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稟勅已遲乞以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太嘗博士段顯奏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供爲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曰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存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

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卽於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六廟從之

隱帝乾祐元年六月太嘗禮院准奏天福十二年六月中勅追尊六廟當司尋各牒所司請排比法物脩製冊寶并袞龍服通天冠絳紗袍鎮圭等所司脩製並無次第者伏緣當司勘造逐年四季祠祭晝日內正月上辛祈穀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九月季秋大

享明堂十一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
十月孟冬神州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准禮例奏告太
廟一室配座并四孟月及臘饗於太廟伏以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晝日無配座之儀宗廟闕薦饗之禮今
詳典墳有虧禮敬伏乞再下所司申請脩制從之
九月高祖神主將升祔太廟有司奏議文祖明元皇
帝室神主祧之置於夾室祫享卽出之

二年司封郎中裴吳上言國家郊廟社稷百神祀祭
皆在雒陽臣每見差官行事諸神壇墀多無齋宿之
所十三公之職衣冠於旅舍田家狼籍凶穢無所不

有恐非精誠蠲潔展敬之道也臣請下河南府於京
城四郊聊葺屋宇充齋宿神厨之所從之

三年河南府京兆尹言差官簡較高祖長陵世祖原
陵高下步數言竝無祠廟初國家議立宗廟議官不
詳舊事乃以前漢高祖後漢光武繫六廟乃脩綠廟
寶冊太嘗卿謂臣曰高祖世祖寶冊已在陵內不勞
複製但告之而已爲輿言所惑竟爲之

宗正卿上言諸帝陵園所司時享須有寢殿司官今
高祖世祖二陵竝無祠祭之所請各下本處令於陵
側粗脩齋宮以當寢廟下所司計度所司引唐朝奉

陵故事所費鉅萬遂寢其事以至國亾二祖之陵不
霑一奠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議合
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
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
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從之

二月太子太傅和凝等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室左
宗廟而右社稷率繇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於前
史雖文質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
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

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言爲軌範動合典墳超百
代之哲王總一時之盛業據禮議立四親廟允叶前
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
元殿命使奉冊四廟以舊儀服袞冕卽座太尉引冊
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
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
授寶儀如冊案恭以興王之始稽古爲先四方見尊
祖之心萬代傳敬親之道臣等忝詳至時請皇帝降
階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迎太廟社稷神主到東宮日未審
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當使此無禮例故實簡詳請
三省官集議勅宜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兩
省五品以上同叅議聞奏時議者以人君謁廟有時
又祭服行事若迎郊謁見難行饗獻之禮嘗服又恐
非宜是以集議及兩省集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
珪主議或言吳王孫休卽位迎其祖父於吳郡入祔
太廟休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嘗服奉迎此其例也
禮附人情假令齋車載主以從行未必皆須祭服行
事迎之宜也司徒竇貞固等獻議曰陛下方祇見於

仰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爲宜
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爲是其迎奉
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從之禮儀使言來年正
月一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於圓丘准禮以
祖廟配祭依祠令以信祖睿和皇帝配勅敬依典禮
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嘗具制度以聞有
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入寶其一曰神寶其二
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
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寶秦皇以藍田玉刻之
李斯篆方四寸面文口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盤五

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為名竝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或亾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太后以璽字涉嫌改之為寶八寶唐代符寶郎典之貞觀十六年別置玄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天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製度勅令製國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四寸螭虎紐其一宜以皇

帝承天受命之寶文其一宜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無文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七國稱皇帝李斯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斯為大篆書文之形制為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亾子嬰以璽降於軹道漢高祖得之與斬白蛇劍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璽於元后后怒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公孫賓以璽送更始劉玄敗以授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門亂張讓授璽於井孫堅討董卓

入雒見井有五色氣乃村得之持歸以授袁術術敗
荆州刺史徐璽得之詣許授獻帝漢禪魏文帝得之
魏禪晉武帝得之劉聰陷雒陽得之聰死歸劉曜爲
石勒所擒璽歸於鄴石季龍傳冉閔閔敗東濮陽太
守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授穆帝晉禪宋劉裕得之
宋禪齊蕭道成得之齊禪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
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欲以璽走江北爲追兵所
迫乃投於栖霞寺井中寺僧永杼得匿之陳永定三
年永弟子曾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隨叔寶入長
安隋之始得秦真傳國寶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篡

逆以璽北度至韋縣爲竇建德所敗寶入建德建德
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寶獻唐高祖祿山之亂肅宗
卽位於靈武上皇遣崔圓送璽於鳳翔代宗之避狄
分陝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入寶從黃巢之亂僖宗
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門神器俱在天祐四年輝王
禪位於梁命宰臣楊涉送寶於大梁梁亡莊宗入汴
得之同光末內難作亂兵犯蹕寶爲火所灼文字訛
缺明宗清泰復傳之清泰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
死其寶遂亾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
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

大耳不知何代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郝
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東晉末傳於宋高祖
宋亡入齊蕭道成得之齊亡入梁蕭衍得之臺城之
陷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携走江北獻齊文宣
帝宇文氏滅齊武帝得之歸長安宇文氏入隋文帝
改號傳國璽又改爲受命璽開皇九年平陳始得秦
氏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陳陳以北朝所傳
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秦璽俱獻
長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秦初制受命寶時
別製六璽一曰皇帝行璽封冊諸王公用之二曰皇

帝之璽與王公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諸夏發兵用
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冊蕃國用之五曰天子之璽賜
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蕃國兵用之六璽皆
曰玉刻螭虎紐方一寸五分高二寸傳之歷代或有
亡失北朝鑄之以金所謂乘輿八寶也太宗貞觀中
別刻玄璽莊宗時或引玄璽又別刻受命寶天福初
晉高祖以傳國寶爲清泰所焚特製寶一坐開運末
契丹陷中原張彥澤入京城晉王奉表歸命於虜王
遺皇子延煦等奉國寶并命印三面送與虜王其國
寶印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廻虜王與晉帝詔曰

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其真實速進來晉王奏曰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僞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也漢朝二帝未暇備製故太祖命有司特製此二寶焉

八月太嘗上言祭禮宗廟之祀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所以別尊卑審昭穆也四時之祭薦其嘗事故禘祫之月則不行時饗恭惟追尊四廟經今三年准禮合改十月孟冬薦饗爲祫并祫祭七祀從之史臣曰禮官謬舉也禘祫之祭比以祧廟之主

無嘗饗故有三年五年合食於太祖之禮今太廟四室聯棟而承五饗何合之有言審昭穆者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今但三昭三穆而已無勞審也

九月將有事於南郊議於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嘗禮院言准維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兩頭有夾室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每間一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脩奉從之

是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禮祀上

帝以蒼璧祀地祗以璜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十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於璧而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辨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脩珪璧量玉

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脩製從之

是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例云古者文字皆書於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冊唐初悉用祝板雒陵廟用玉爲冊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爲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准禮用祝板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准開元禮并用祝板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祝板爲宜從之

世宗顯德二年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祀祭多用

太牢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黍稷特可
愍傷令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
尋禮籍三牲八簋之制五典六樂之文著在典彜迭
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
多質畧近則梁武麩牲笋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
則然於奉先之議太劣蓋禮主於信孝本因心黍稷
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
祀長保於宗祧而牲俎何須於蠶粟但以國之大事
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為便以臣愚管其南北郊
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神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

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以下雖非舊典貴減犧
牛是時太嘗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為祠祭用犢
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
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
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卽是馨香望古
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
少牢者特待時和年豐然後克脩嘗禮又按會要天
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
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
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嘗式其年起請以舊

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
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宜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
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圓
丘方澤仍依嘗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
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
一餘祭並隨事而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
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丘方
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只昊天上帝太廟又
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

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
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
太廟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
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奉勅祭祀尚
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禴祭重於殺牛黍
稷輕於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
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圓丘方
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嘗式
四年四月乙酉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器祭玉制度

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內方外圓又云璜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琬肉好若一謂之環注云好裡也肉邊也而不載八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

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竝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璜環三者有好其餘琮璜之器竝不言之則璜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嘗卿田敏已下議以為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引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品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

五年六月癸酉禘於太祖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嘗博

士彞崇義以爲前代備廟累遷及追尊未毀皆有禘
禘及引故事凡九條以爲其証其畧曰魏明帝以景
初三年神主入廟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
已後五年爲嘗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一也朱文帝元嘉六
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禘
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
明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日梁
武乃受命之君才追尊四廟而行禘禘則知祭者是

也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苜時
以仲月間以禘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
備與不備其證三也文多不載至是終從崇義之

冊府元龜

